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三十二上

吳 沈欽韓撰

韋賢傳

王赧聽譖實絕我邦

容齋四筆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絕侯邦周之積微久矣非周絕豕韋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劭又從而實之尤爲可異按紀年夏桀二十八年商師取韋則商頌所云韋顧既伐也又武丁五年征豕韋克之則左傳所云在商爲豕韋氏自後不復有豕韋氏矣

勤誒厥生

楚詞涉江欸秋冬之緒風王逸云欸歎也方言欸𧩊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或曰𧩊按文選此詩作勤唉李善引方言曰唉歎詞也然方言無其文集韻說文誒可惡之辭一曰誒然引春秋傳譆譆出出或作唉又欸然

也

逌平

即適之誤書中此等字皆未可信

秦繆以霸

注貟與云同按文苑英華八百十七十六劉禹錫曹溪大鑒第

二碑學徒員來校云文粹作叐來非全唐文四百廿九于邵田司馬傳固謝不獲隨牒員來王緯對縣令有客判彼吏人而迭進伊或者以員來周必大曰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讀秦誓始知云字乃員之省文按玄鳥詩景員維何鄭云員古文作云商子禁使篇亦以云曰為員曰是員云古今字也古文以云為運管子戒篇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注云運動皃呂覽圜道篇雲氣西行云云然注云運也今人鮮知其義矣

睮睮謟夫

說文玉篇俱無睮字說文盱張目也一曰朝鮮謂盧童

子曰盱玉篇盱舉眼也盻同集韻依此注收入十虞其實盱睮字同耳

縣車之義

公羊桓五年傳注與應劭說同疏云舊說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致仕按淮南天文訓曰至於悲泉爰息其馬是謂縣車

於異他邦

詩箋於曰也

黃金滿籯

管子山國軌勝籯屑糗證諸方言則籯爲受飯之器審

矣鄭注論語筲竹器也受斗二升方言云陳楚宋衛之

間謂之筲或謂之籯吳仁傑據訛本方言强以爲籯握

一何淺陋也

五世壙僚

管子七法毋壙地利注壙空也荀子議兵篇敬謀無壙

注壙與曠同

遂繼父相位

史記申屠嘉傳補後云韋賢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

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名玄成曰此

子貴當封爲丞相因封故兄爲扶陽侯其治容容隨世

俗沈浮而見爲諂巧

尊高帝廟爲太祖廟

三代以下但以受命之君爲太祖此深得體也晉志魏明帝太和三年洛景廟成以親盡遷處士主文帝高祖置園邑景初元年奏定七廟之制以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晉泰始二年追祭征西將軍豫昌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則晉固以宣帝爲太祖泰始二年郊祀宣皇帝以配天是也後魏禮志孝文太和十五年詔烈祖有創基之

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宣爲祖宗百世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廟號爲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于平文廟號爲烈祖比功校德似爲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爲太祖與顯祖爲二祧餘者以次而遷按太祖本當詳審一時誤舉子孫不嫌追改也　隋志晉江左以後乃至宋齊相承始受命之主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世運短促不及親盡正太祖東向之位至梁武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號太祖後齊以獻武皇帝爲太祖六廟獻武已下不毀已上則遞毀蓋齊神武之創業同於魏武也後周閔帝受禪追尊皇祖爲德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廟號太祖擬已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隋高祖既受命置四親廟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蓋以楊忠始封隋公其尊太祖尚有說　唐志

武德元年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於太廟
然未定太祖之位中宗神龍元年太常博士張齊賢建
議曰祭法稱王立七廟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
祖之廟百世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室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
向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無始祖但商
自玄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以後
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已遠遷廟親皆出
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祖受命
無始封祖即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皇帝之父立廟宮

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祖太皇處士君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以宣帝爲太祖其四府君並爲屬尊不在合食之列（按晉議而未決）歴茲已降至於有隋宗廟之制斯禮不改故宇文氏以文皇帝爲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爲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葉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代數旣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宏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長之數今皇極再造孝思匪甯奉二月二十九日勅七室

己下依舊號尊崇唐會要高宗咸亨五年進尊宣簡公爲宣皇帝懿王爲光皇帝又奉三月一日勑旣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伏尋禮經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皇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玄注詩雍序云太祖謂文王正義云文王雖不得爲始祖可以爲太祖此謬論也以爲說者其義不然彼以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祭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王失國景王始封實基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實乖典禮晉氏不以殷王卬爲太

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爲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
爲太祖乎請準勑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
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議
云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湯文祚基稷禹
太祖代遠出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全若夏繼唐虞功
非由鯀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撥亂皆
勛隆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君不離昭穆之親故
肇立宗祊罕聞全制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于昭
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
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尙列于

昭穆是知太廟當六末合有七故先朝惟有光景元神
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以宣皇帝代數
當滿準禮復遷今止光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
之廟不當有七宣皇帝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
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請依貞觀之故事無改三聖之
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義時有制令宰相更加詳定禮
部尚書祝欽明等言博士三人自分兩議張齊賢以始
同太祖不合更祖武昭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
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爲太祖依
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玄宗開元十一年春下制追

尊宣皇帝爲獻祖復列於正光皇帝爲懿祖 按會要卽系於咸亨五年追尊帝號之下愚以通典册府等書校之則開元時始加廟號會要誤 並還中宗神主于太廟 先是十年正月下制云云仍創立九室所司擇日啟告 按唐初立廟宣簡公懿王不追崇景帝元帝雖追崇而無祖號其意可知將在創業受命之君也後人畫蛇添足愈失之矣張齊賢之議莫覺其非迄於唐世至宣皇已遷之主復加以祖號經史所無惟王莽有之自是以後徽時四親無不稱祖矣 宋史志太祖建龍元年判太常寺竇儼奏上皇高祖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曾祖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祖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考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明史志洪武元年上高曾祖考四代曰德祖懿祖熙祖仁祖 册府元龜五百九十三 長興元年後唐明宗太常禮院

來年四月孟夏禘享今太廟見享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李國昌太祖李克用莊宗七廟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廟饗將來禘禮若奉高祖居東向之尊而不及太祖則有違於禮意勅下尚書省議戶部尚書韓彥惲奏恭以本朝尊受命之主景皇帝爲始封之君百代不遷自貞觀至于天祐無所改移迨夫中興國祚重立宗祊議出一時制行七廟遂致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今欲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元皇帝已敘列昭穆勅旨從之按景帝本非當尊後唐又奉唐祀則高祖太宗爲祖可矣瞽儒之議猶惓惓于景帝何其愚也冊府三百九十四

晉高祖天福二年

左僕射劉昫等奏請立高祖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伏惟聖裁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宗廟都無始祖之稱惟殷周二代以稷契爲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也又曰殷人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后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云夏四廟至子孫五蓋子孫以禹爲太祖自殷周以來時更十代皆于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漢以太上皇無社稷功高帝自爲太祖魏以曹操始封于魏故爲太祖晉以宣

王有功爲高祖以景帝始封於晉按文帝始封晉故爲太祖宋氏先世官閥卑微雖追崇帝號永初時追尊皇考爲孝皇帝劉裕自爲高祖南齊高帝亦自爲太祖周閔帝父泰隋文帝父忠並有大功始封周隋故爲太祖唐高祖之父虎爲周上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爲太祖唐末朱梁先世無名位雖追册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爲太祖此則前代追册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殷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太祖尊爲太祖自秦漢以來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乃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須證明漢不以唐堯劉累爲始祖魏稱曹參之後晉稱趙將

司馬卬之後不以參卬為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蕭何為始祖唐稱皋陶老子之後不以為始祖按明皇令裕言就太清宮是以老子爲始祖也惟武后革唐稱周更立七廟追冊周文王爲始祖此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曲臺之人到今喚誚夫追王先祖起於周代周公追王太王王季文以后稷配天雖祀七世追爲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立四廟請依隋唐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謹議以聞從之

按此議似博辯而義實謬四親之中上之萬不能如稷契下之猶不逮隋唐豈可官進一階勳高一級便儼然恭太祖之位乎自當以受命者爲太祖四親之廟親盡而毀此理之正也要諸有天下者但當以大業爲重不

合追討名號之孰公孰侯也馬氏論之當矣

馬端臨曰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為太祖禮也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文王以為未足也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擬后稷而推以配天焉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諸人逞其篡奪詐力取人之天下以遺其子孫上比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鐘然其為肇造區夏光啟王業事跡則同為子孫雖以擬之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遙華胄如曹魏之祖虞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此二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識之後代哂之以為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祧周室僅可比不竊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講然以為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末足以厭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者

附亦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推而尊之
列坐上帝之右而附姓適同乎唐乃推附以爲始祖尊
之曰玄皇帝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于是崇建太
淸宮每禘祫並于玄皇帝前設位序正以爲太祖擬周
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
書之封禪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爲推所爲司命保生天
尊大帝以爲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
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爲太祖擬周之后
稷而祖宗則俱爲昭穆矣不知所爲聖祖者果有功德
之可尋如后稷譜系之可據乎文王有功于興周而后
稷則有功于天天下萬世如一日也
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哉

凡祖宗廟在郡國至百六十七所

越絕云匠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者吳王濞時宗廟也
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吳縣五里永光四年孝元
帝時貢大夫請罷之漢舊儀原廟一歲十二祠有閏加

一祠皆太牢御覽五百三十一漢武故事曰宣帝立孝武廟于河東告祠日見一人騎馬異于常馬曰汝積克成賜汝金一斤因忽不見　按自玄成奏罷後後世無有踵其失者唐志初武后于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中宗已後兩京太廟四時並饗通考武宗會昌五年中書門下奏孟州記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岸有高祖太宗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于軒臺風雲疑還于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祖宗所嘗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東岸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墉垣號爲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制可至宋多行御倍動違典禮乃別有神御殿宋志神御殿古原廟也奉安先朝御容太祖神御殿七太平興國寺開元殿景雲宮應天禪院西院南京鴻慶宮永安縣會聖宮揚州建隆寺章武殿滁州大慶寺端命殿太宗神御殿七皆行

幸之所不錄眞宗神御殿十有四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神御于景靈宮應天院皇祐中并州統平殿災太宗神御諫官范鎭言并州素無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輒焚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近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重困民力非所以答天意也熙寧中知大宗正丞事李德務言公廟不設於私家今宗室邸第並有帝后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統也詔一切廢罷詔諸宗室宮院神御迎藏天章閣通考元豐五年神宗皇帝始就景靈宮作十一殿在京宮觀寺院神御悉皆迎奉入內盡合帝后而奉以時王之禮所存者惟萬壽觀延聖廣愛寧華三殿焉後又詔宗室宮院有祖宗御容遣內侍奉迎藏于天章閣

寢殿

月令注前曰廟後曰寢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注五寢五廟之寢周七廟惟祧無寢宋志秦始出寢起于墓側漢因弗改魏黃初二年毀武帝高陵上祭殿車馬還廐衣服藏府文帝又自作終制壽陵無立寢殿自後陵寢遂絶通典太宗朝獻陵改復入寢躬親執饌閲視高祖先后服御之物又高祖謁昭陵改服奉謁寢宮其妃嬪公主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按此則唐時陵寢如漢制也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以每年二時太常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又不備鹵簿威儀自今以後三公行事太常少卿爲副太常造鹵簿事畢則納于本司仍著于令宋史志

眞宗朝諸陵舊儀逐寢殿上食備太牢之饌珍羞庶品近以羊豕代太牢今請備少牢之祭設奠讀冊畢復詣寢宮上珍羞庶品別行致奠之禮帝至安陵步入司馬門行奠獻禮又詣下宮凡上宮用牲牢祝冊有司奉事下宮備膳羞內臣執事按此則上宮乃寢殿如漢之便殿下宮卽寢宮如漢之寢故日祭于寢時祭於便殿如湻據黃圖以便殿爲中央正殿是也師古以爲非正大之處妄也宋時較漢尤爲煩黷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朝宗廟之制太廟以奉神主一歲五享朔祭月薦新五享以宗室諸王朝祭以太常卿行事景靈宮以奉塑像

歲四孟冬上親行之帝后大忌則宰相率百官行香僧道士作法事而后妃六宮皆亦繼往天章閣以奉畫像時節朔望帝后生辰日皆徧薦之內臣行事欽先孝思殿亦奉神御上日焚香而諸陵之上宮亦有御容時節酌獻如天章閣每歲寒日及十月朔望宗室內人各往朝拜春秋二仲太常行園陵季秋監察御史檢視太廟之祭以俎豆景靈宮用牙盤而天章閣等以常饌用家人之禮

通考紹興十三年有司請擇爽塏之地倣景靈宮舊規爲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元天太聖后及昭憲而下二十一后居後七月新宮成上親詣行禮遣官自溫州奉迎神御至上乃詣天章閣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並奉安焉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寒食設醮

麗七夕設摩睺羅簾幙歲時一易歲時酌獻二百
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四七人作法事

日祭於寢至時祭於便殿

按外傳雖有日祭之文考之禮非正祭所有也檀弓虞而立尸卒哭而祔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正義云下室謂內寢生事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于下室饋設黍稷謝玆當爲射慈孫吳時齊王傅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鄭君答張逸曰未葬以脯醢奠于殯又如下室設黍稷日饋下室內寢至朔月月半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卒哭之時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士喪禮朔月奠用特

豚魚腊陳三鼎有黍注云死者之于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旣夕記云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于下設日設之如生存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疏下室爲燕寢按如上所云則日祭者未葬前生事之禮葬後不復設也蓋事亡之禮恩情有殺非謂考妣常常日祭也其月祭則見於經典祭法七廟五廟皆月祭之司尊彝職朝享祼用虎彝蜼彝注朝享謂朝受政于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疏云天子告朔于明堂因即朝享朝享即祭法謂之月祭告朔是時受十二月政令故名明堂爲布政之宮以告朔訖因即朝廟亦謂之受政但與明堂受朔別也周頌烈文正義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玉藻注凡聽朔必以特牲告

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正義云周禮有朝享之禮則告朔于朝廟異者按天子告朔于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五廟皆月祭之是也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特羊其朝享依四時常禮用太牢是其別也按後世不復告朔而朝享猶曰朔祭其時祭並以四孟遇禘祫則禘祫以孟月時享以仲月也晉宋以下並四時祭享亦無陵寢之薦後魏志太和十六年詔四時之祀皆以孟月梁陳一歲五祠春夏秋冬臘隋薦新則近陵日祭遠者有朔望之祭通考天寶十一年三月初別令尚食朔望進食於太廟詳續志

寢日四上食

藝文類聚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對茂林寢上食日玄

烏來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翱翔殿上此陛下永與無

極天下幸甚按膳夫職王日一舉注以朔食也疏按玉藻云日

中而餕餕者餕朝之餘明知先朝食次乃日中而餕也又云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注燕食謂日中與夕食疏謂一牢分謂三時食是也王

齋日三舉此則頓頓新殺亦不過三故知一日是三時

食今此四食又異於古也

注月祭朔望加臈爲二十五

漢舊儀嘗祠正月嘗雛又嘗羔有脫文六月嘗黍七月歲

事八月嘗酎特中九月嘗雁十月嘗稻十一月歲事又

賽禱凡五祠一歲二十二月游衣冠於廟饋事之日歲

凡十二祠立秋貙婁又嘗麻晉灼注作粢八月先夕饋飧皆一太牢皇帝會諸侯酎金廟中以上計儀設九賓陪位他祠無有十月嘗稻又飲烝二太牢十一月嘗文載未詳上下多訛舛難曉十二月臘太牢十二月擊牛飲酎無飯故先夕饋飧文廟所加臘以亥日初歲椒酒四祠皆太牢一歲大祠五十二疑是二十五小祠千一百

注酎祭用九牢

漢舊儀八月酎車駕夕牲牛以繡衣之穀梁傳宛牲者為之緇衣纁裳皇帝暮親牲以鑑遂取水于月以火燧取火于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血薦之

祠郎更衣侍中上熱行禮齋日四法食丈二尺拒挨以陳三十六肉六氣穀飯贊饗一人秩六百石主贊天子酎以九太牢用豚八百枚釧羹二百雞梟雁魚皆千枚賜中都官吏卒以下廟考牛四十頭助供樂用三千四百二十八人祠立九旗於庭下功臣四十人食堂下西階南凡堂上後房中婷子祠用禾桉長八尺廣八寸深四寸凡八十一祭御僕媵公祭于廟門外甃上用壺酒四脛骨藥疑樂西箱歌秦舞趨就舞武德文始五行舞儀牲卒

地官敘官牛人徒二百人唐志太牢皆棧飼于廩犧署

以至充牖唐六典廩犧令凡大祀養牲在滌九旬中祀

三旬小祀一旬

父不祭于支庶之宅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正義適子庶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嫡明有所宗又云庶子不祭禰正義此下士立廟于宗子之家庶子共其牲物宗子主其禮按魯氏有桓公廟故郊特牲云

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王不祭于下士諸侯

周官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之

廟又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注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與

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文二年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正義云宋爲王者之後得祀殷之先王帝乙之廟不毀者蓋以爲其所出故特存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魯以周公之故得立文王之廟襄十二年傳稱魯爲諸姬臨于周廟周廟文王廟也鄭之桓武世有大功故得立厲王之廟昭十八年傳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周廟厲王廟也郊特牲正義云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禮下士諸侯不得專祖于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凡邑有先君宗

廟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
亦自立所出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
孫不得祖諸侯許愼謹案諸侯有得祖天子者邾大夫
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愼同也其王子母弟食采
畿內賢于餘者亦未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
家宗人皆爲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按經傳雖有祭
祖王之文然玄成等所說自是正禮也

禮王者始受命 至 皆爲太祖

始受命如夏無太祖以禹爲太祖詩序雝禘太祖也箋
云太祖謂文王也王制諸侯五廟制云太祖始封之君

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正義云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當始封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王者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太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

禮廟在大門之內

小宗伯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聘禮公揖賓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疏云諸侯三門皋應路應門爲中門入大門東行

卽至廟門其閒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之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央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通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卽相揖也又大行人職朝位賓主之門九十步廟中將幣三亯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廟受命祖之廟也疏云行朝禮在朝訖乃行三亯此謂在廟有此迎賓之法也　按是則廟皆在大門內也又昭十八年傳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正義云廟當在宅內以其居狹隘故廟在道南寢在道北卽游

高所居宅也此廟與宅異處其偶然者也

宜入就太祖廟　至　親盡宜毀

按玄成此議卓然不復迎附稷契直以爲太上皇當毀此至當不易也晉宋間人猶知此義宋志穆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奉還西居夾室謂之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室宣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

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祖之室人
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東南面處
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藏于征西之祧祭薦不絕按不窋之
上已有后稷太祖當合食時文武自然不先之今征西
以上復有后稷之祖乎謨此議儼然以征西當后稷也
謬甚護軍將軍馮懷表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立別室
藏之至殷禘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
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于文武之祧守祧疏云太王王季之主不可
入文武祧亦當藏于后稷廟也按太王王季雖追王如
仍是先公也祖父不可下入子孫廟疏于理爲長
此府君遷主宜在宣皇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
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尚書郎徐禪

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石室按石室即石函永閟者非鑿石爲室也有禱則祭于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於是撫軍將軍會稽王司馬昱尚書劉劭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聖廟所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上不序昭穆未詳其何據然虞固舊封今先非庶人太史遷謬耳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禮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國之階宜思其

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博士張憑議或疑陳于太祖者皆其後毀主憑案古謚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縣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無疑矣按張憑謬論唐仲子陵已破之義熙九年四月將殷祭詔博議遷毀之理大司馬琅邪王德文議泰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皇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帝移十一帝主于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從范宣之言築別室以居四府君之主亯祀禮廢則亦人所不依宜同虞之瘞埋矣職壽傳時太廟鴟尾災壽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釐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微乎乃上議云云　又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太常孔注

議泰始開元所以上祭四府君誠以世數尙近可得饗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向使京兆爾時在七世之外自當不祭此四主推此知旣毀之後則殷禘所絕矣册府元龜五百八十八初寶應二年玄宗肅宗神主祔主始遷獻祖懿祖神主于西夾室是時禮儀使于休烈以國喪畢將行祫享以太祖旣位當東面獻祖懿祖廟尊於太祖若同祫享卽太祖不得居正位于是永閟二祖神主于西夾室建中二年當行祫禮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並令享遷廟獻祖懿祖神主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周以后稷配太廟爲始封之祖而

下六廟毀主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于太祖者故太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禘享太廟伏請據魏晉舊制按魏但遷處士其他猶在四親晉雖有別廟之議迄義熙未果行也別爲獻祖懿祖立廟德明興聖二皇帝曩既立廟至禘祫之時尚用享禮今則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祔爲宜勑下尚書省百僚集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眞卿議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己申孝此是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弟也請依晉蔡謨等議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

東向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按先儒大祖之位定矣魯公此議出而紛紜二十年不決所謂婦人之仁也子孫之奉太祖報德尚功豈復推先祖之心以及絶屬者乎貞元七年十一月太常卿裴郁奏疏曰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既近三昭三穆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宏農府君宣光二祖尊于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高祖崩祧宣皇帝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請下百寮僉議貞元八年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嶸議通典嶸等七人議晉朝博士孫欽議云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

之君其巳前神主據巳上數過五代即毀其廟禘祫不
復及也禘祫所及謂受命太祖之後毀主上升藏于二
祧者也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二祖則太祖以前
親盡之主也擬三代以降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
主則太祖以下毀廟之主公羊傳所謂巳毀廟之主陳
于太祖者是也謹案漢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
之祖丞相韋玄成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
主宜瘞于園孝惠主遷于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巳
前之主瘞于園禘祫不及故也自魏晉以下始受命之
君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自太廟之後至七代君則太

祖東向位乃成七廟國朝寶應二年始以太祖當東向位獻懿神主禘祫不及凡十八年建中二年禮儀使顏眞卿狀奏准東晉蔡謨等議遂以獻祖當東向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我唐廟祧豈可爲準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藏禮有義斷謂宜復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于西夾室以類祭法壇墠有禱則祭符合經義不失舊章通典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天子受命之君皆爲太廟太祖以下親盡而毀洎秦滅學漢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毀非所以示人有殺違五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晉宋齊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也昔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獻懿二祖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

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之文武祧獻祖以下之祧猶先王
也太祖以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
周之禮復古之道工部郎中張薦等議夏后氏以禹始
封爲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此則鯀
之親盡其祖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雖屬
尊于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周
齊隋史其太祖以上並同禘祫未嘗限斷及貞觀明慶
開元禮所述禘祫並虛東向既行行之已久實羣情所
安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向拔
張薦之議是爲淩倒不成義理禹不先鯀仲子陵已破
之矣東北五代世祚日淺不能備七廟之數若晉代同
確然有明諭矣若終虛東向之位則禘祫之禮何須此
舉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禮必立宗子者蓋可收其族
人東向之位亦由是若祔於遠廟此指議遷興聖廟之說無乃中
一有間等上不倫西位常虛則太廟永厭於昭穆異廟
別祭則祫亯何主乎合食永闕比于姜嫄則推祥禖而

無事於禮夫親親故尊祖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
由是言之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
無乃乖乎此謂祖不可有二太祖之外輕置別祭之廟則宗廟
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韋玄成請瘞於園晉
虞喜請瘞於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歲
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按壇墠郊宗石室亦非謂太祖以上之人是謂
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冊府說脫據通典唐志補斯最近矣但當
時議石室未有準的今若建石室於園寢遷神主以示
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祫一祭庶乎春秋變之正也考功
員外郎陳京議與建中二年同主祔興聖廟京兆少尹韋武

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羣廟大合禘則各序其祧此鄭義也當祫之歲以獻祖東向而懿祖以下序昭穆若行禘禮則後延於西以衆主列其左右是則於太祖不爲降屈於獻祖無所厭卑按古未有禘祫各主一祖者此兩歧之見京兆府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向配天此不通之甚也在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祫禘蓋不足徵漢嘗酌之旨有似禘祫然未必合食高廟魏晉以還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閟宮之詩而永閟或因虞主之義而

瘞園或緣遷廟爲祧以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惟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爲說欲令征西東向均之歟者此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晉所行前不本謨改築之言取征西東向之一句爲萬代法此其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閟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則別築一室義差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乃曾祖也遷於興聖廟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臣以爲德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享薦是亦分食奚疑於二祖乎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郁等議狀並留中　貞元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勅于頎等議狀

論禘祫事所請各殊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令尙書省會百僚與國子監儒官切磋舊狀定可否所司具事件聞奏權文公德輿集遷廟議云八年春有于頔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尙書省集議復有陸淳字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按德輿亦主祔興聖廟大抵此爲最通之議矣其月二十六日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竊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狀總其歸趣三端而已于頔等一十四狀並云復太祖之位張薦狀則云並列昭穆虛東向之位韋武狀則云當祫之歲獻祖居東向行禘之禮太祖復延於西按德輿議五家之不安之說曰藏夾室虛東向園寢分饗埋瘞其二家則置別廟及祔園聖廟也謹案禮經及先儒之說復太祖之位正也義在不疑太祖之位

與正獻懿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意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於興聖藏諸夾室是無享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文按德輿議魏明帝初以太皇別廟未成故權設對祫晉義熙九年雖立此議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禮意惟有祔於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亡於禮者之禮也時雖奏議竟亦不決至貞元十九年給事中陳京奏今年夏禘饗於太廟須定東向之位詔百官議定以聞唐志時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狀五十七封詔付都省再集百寮議定按韓昌黎集時爲四門博士議云

衆議五說皆所不可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景皇帝
雖太祖獻祖宜居東向之位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云云
按昌黎疎於禮雖莫言可市終難施用而朱熹復傅會
之云韓公本意以獻祖爲始祖此正露其主王安石之
說以傳祖爲始祖耳韓公議但主合食初無始祖
之說熹雖倭巧而欲誣人不能讀韓文亦愚矣　鴻臚
卿王權議曰按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毛詩清
廟章云清廟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也又按雍禘章
疏云太王王季以上皆云祔於后稷之廟蓋以太祖
東向之位至尊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又鄭注祭法
曰古者先王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始祖今獻祖懿
祖之主愚臣以爲宜祔於興聖廟上覽權議引據詩禮
成文上意遂定遷二祖於德明興聖廟每禘祫年一饗

遷正太祖東向之位光啟三年禮部員外郎薛昭緯議曰武德之初議宗廟之事神堯聽之太宗參之碩學通儒森然在列而尊太祖代祖爲帝以獻祖爲宣簡公懿祖爲懿王卒不加帝號者謂其親盡則毀明矣宋史志建隆元年追尊高祖文安府君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治平四年英宗祔廟太常禮院請祧藏僖祖神主於西夾室熙甯五年中書門下言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稷契疑無以異請祔兩制儀時王安石爲相不主祧遷之說故復有是請翰林學士元絳等議通考知制誥王益柔陳繹曾布直舍人院許將張琥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稷契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

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若不論功德則漢豐公魏處士君何不以爲始祖此典故非不知也小人希相時意耳倘謂僖祖不當比稷契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得以有功加其祖也如若言文王武王不當先太王王季爲二祧動輒掛閡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翰林學士韓維議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以爲太祖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求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竊恐於古無攷於今未安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爲

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當禘祫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則僖祖之尊自有所申以僖祖立廟爲非則周人别廟姜嫄不可謂非禮祕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㓗祧廟以奉僖祖庶不可下祔子孫夾室以替遠祖帝以維之說近是而安石以維言夾室在右爲尊爲非理通考云以固言禘祫僖祖權居東向之位說爲非理帝亦然之又安石以尊僖祖爲始祖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皆當迭配帝疑其事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兼理儀事張師顏等張裕梁燾議曰昔商之興本於稷契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

不因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爲祖鄭氏夏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唐祖景帝則弘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後契稷之明例也晉瑯琊王德文曰七廟之義由德厚流光冟祀及遠非是爲太祖申尊祖之禮其說是也禮天子七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爲始祖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之昭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張昭任徹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

乎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請略倣周官守祧之制築別祧以藏僖祖神主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則仍其舊同知禮院蘇稅請即景靈宮祔僖祖即與唐祔獻懿二祖于興聖廟無異同判禮院周孟陽等言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爲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章衡請尊僖祖爲始祖而次祧順祖推僖祖侑感生帝馮京欲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絳初議遂從之安石本議以僖祖配天帝不許故更以配感生帝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言太祖受

天明命混一區宇卽其功德所起宜祫享以正東向之
尊遠至仁宗親行祫享嘗議太祖東向在廷之臣僉謂
自古必以受命之君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
君暨熙甯之初王安石用事奮其肊說乃俾張衡建議
尊僖祖爲始祖擘居東向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
得東向以爲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又欲罷太祖郊配神
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以爲然至崇甯宜
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
其已祧翼祖宣祖並卽依舊循沿至今太祖尙居第四
室今若正太祖東向之尊委合禮經太常寺丞王普言

太祖即廟之始祖爲廟號非謚號也太祖嗣服之初太祖廟號巳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必不可居也今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爲廟之始祖上曰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宜居東向紹熙五年九月通考孝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併祧僖宣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太常少尹曾三復亦請祧宣祖就正東向之位其言甚切吏部尚書鄭僑等亦乞因大行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法慰太祖在天之靈破熙寧不經之論又言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議祔僖祖以爲始祖又將推以配天韓維司馬光等力爭而安石主其說愈堅孫固慮其罷

太祖配天建議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既曰權居則當釐正明矣僑等言僖祖當爲別廟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祔藏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廟之尊三祖不祔子孫之廟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尤稱諸儒樓鑰陳傅良皆以爲可詔從之蓋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太祖正東向之位 通考時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畧云別立一廟特欲尊奉太祖其實無益於太祖徒使僖祖太祖威靈爭校强弱于冥冥之中併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旁皇躑躅莫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已帖黃云續蒐訪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僖祖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安石所議終是高於世俗之儒又遺趙汝愚書曰相公以宗子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拆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 馬端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永國祚其可得乎

臨曰王介甫務排衆議好異遂非與行新法等固無怪也然神宗之時上距藝祖纔四代五廟耳若遽以爲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祧而天子之廟下同於諸侯矣按諸賢議太祖之位原是推論將來在當日只言僖祖當祧未嘗言並祧四室也景祐之詔豈是更奉太祖居第室乎馬氏所見泥矣至甯宗初年自藝祖創業已及八世十二廟則僖順翼宣之當祧無可疑者於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爲不祧之祖董棻王普所言乃至當之論矣晦菴獨以伊川曾是王介甫之說而猶力主僖祖之議則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愚固不敢以爲然也按王安石强尊僖祖人無知愚皆知其非而程頤是之朱熹宗之豈號稱道學

別有肺腸乎至熹所奏云二祖感靈爭校強弱又云四祖受擯旁皇無傷惡嫗譖語又不成文至褊哀憋腸無所發抒遺趙子直書類於咒詛此其邪見朋附固結膏肓非鍼石所能下矣馬氏之書載其說與其徒之語獨頗致為可厭獨此事昌言排之則義理人心之所同亦其巨謬不可復掩耳

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

按尹更始此議是也喪服斬衰章為人後者疏引雷氏云此文當云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若所後是曾高祖甯得於本生還序三代昭穆乎此亂宗廟之典違專壹之義矣按光武立親廟安桓靈追尊其所生孝德皇等陳文

帝入嗣皇考神主祔於梁之小廟曰國廟後唐明宗別立親廟於應州皆不聞其於本統序昭穆也章玄成獨執皇考廟親未盡如故不知皇帝雖目為考而元帝不可以為祖也此其謬也通典出後子為本親服議賀循議或曰所後在五服之外父制周年而已無服疏親之恩非先賢之義也答曰何為其然禮有節權恩義相顧為所生無絕道其餘皆宜權制也夫初出後者離至親之側為別宗之胄故有一降之差若能專心所繼後者之子上有所承於今為同財之密顧本有異門之疏出母齊衰而杖其子不從服今出後者於父母乃為不杖之周恐其子不得反重也禮於後者之子出母之孫其禮闕而不載既以不疑父之出母何獨遲疑別宗之祖也初出情重故不奪其親而與其降承出之後義漸輕疏而絕其恩絕其恩者以一其心其心一則所後親所後親則祭祀敬而宗廟嚴社稷重此但聖人之意也宋崔凱表服駁云凱以經文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周為其兄弟降一等此指為後者身也

不及其子則當以其父所後之家還計其親疎爲服紀
耳審乎此則皇考廟益明宜毀非爲後之子所當祭矣

太上廟主宜瘞園

三輔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街南祭法注鬼亦在祧
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正義云去墠曰鬼者若又
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遷入石函爲鬼雖有
祈禱亦不得及惟禘祫乃出也哀十六年傳注　按此謂
祏藏主石函
太祖以下遷主可合食者也通典穆帝永和二年有司
奏西府毀主藏處遣尚書郎徐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
喜曰漢代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
兩階間　按埋兩階之間非也曾子問古者師行無遷廟
主則何主孔子曰王命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

遷[illegible]以出反藏諸兩階之間此卽束帛依神之制故曰
制[illegible]埋於階間又何休公羊注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
階之間易用栗權德輿議云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
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則埋兩階之
議前人已非之矣故　宋志義熙九年大司農徐廣議曰
知瘞圖之議爲元
四府君嘗處廟室之首歆率土之祭若瘞之幽壤於情
理未必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爲遠祧而禘饗永絕也又
太元十二年祠部郎徐邈議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
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
之名不可謂降尊就卑也唐志貞觀二十三年太祖崩
將行崇祔禮部尚書許敬宗奏言弘農府君廟應迭毀
謹按舊儀漢韋玄成以爲毀主瘞埋但萬國宗饗有所

從來一旦瘞埋事不允愜晉博士范宣欲別立廟宇事無典故亦未足依或言毀主藏于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謹準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時廟制與古不同共基別室西方爲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祇畜方諸舊儀在理爲弘按所議未分別祭洪之義西夾之藏尤爲不安權德輿議云在夾室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不合食而留在夾室神靈何以依也故知瘞之議爲決冊府元龜五百九十一長慶元年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東都太微宮神主升祔事或問曰禮作栗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主之議大歷中亦瘞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答曰禮作練主瘞虞主其義以桑栗

代謝捨故取新夫作主以依神無可埋之理九廟本有主則彼時所權作者亦捨故取新何不可瘞埋乎是以禮說廟主藏于西室北壁之中故韋玄成議瘞太上皇之主終見非于漢代秦靜請瘞處士君亦不行于魏明貞觀末議遷廟主亦云萬國宗盲事非允愜孝敬尊非正統廟廢而主獨存從而瘞藏謂叶情理按俗人不知韋玄成之意多以瘞埋爲非宜識禘祫之紛紛也

孝惠皇帝爲穆主遷于太祖廟

曲禮正義五經異義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漢儀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

只后土七寸圍九寸木用栗藏主于室中西牆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坐于埳中公羊文二年傳注藏于廟室中堂惠棟云此堂字衍所當奉事也質家藏于堂通典魏代或問高堂隆云昔受訓云馮君言八萬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祖之主于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也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在室中

非適不得配食至身沒而已

穀梁傳隱五年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

于子祭于孫止公羊傳注妾廟子死則廢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大夫之家不應別立廟當祔諸其妃故雜記云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小記云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然按妾止祭于子何以有妾祖姑且遠及高祖之妾乎正義亦疑之云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耳夫妾母旣不世主則主已瘞埋新死者何從而與敘昭穆方卒哭祔豈應便爲壇于墠皆不可通然則衰世之禮大夫之妾皆世祭矣（雜記又云主妾之喪則自爲之祔是夫亦爲妾祔廟也）宋志晉孝武太元十九年追尊簡文帝母會稽太妃鄭氏

爲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此孫爲其庶祖母立廟又宋文帝追尊所生胡倢伃爲章皇太后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此皆世祭鮮有如禮者矣

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

喪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公子不得爲母信

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注諸侯之妾子厭于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孟子云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是在衰世猶無服也明太祖實錄洪武七年十一月孝慈錄成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適子衆子爲庶母齊衰杖期按此則蓋其所寵孫貴妃而

哀斷禮制也

武哀王昭哀后至太上寢廟如故

宋志晉太康元年靈壽宮主脩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准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義異魏也按呂后七年詔武哀后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丞相平等請尊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宣哀后以長公主而尊之為后已禮乃復並祀于廟尤可笑也魏晉之事蓋未嫁而殤者溺于所愛耳魏志后妃傳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

中國不絕如綫

公羊僖四年傳之文也

棄桓之過而錄其功

公羊十七年傳注桓公繼絶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

項覆終身之惡

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按劉歆之言非也王制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正義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亦云然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若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

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隆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主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廟制孔子云禮天子七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

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
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畧如此鄭必謂天子七
廟惟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
又禮緯云云見上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
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今使文武不在
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
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
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
始說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
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

廟又張融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
祖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
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
乎今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
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諭七廟所言鄭說爲長是融
申鄭之義且天子有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
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天子諸侯七五之
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
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
之而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

且先儒謂家語肅之所作未足可信欽韓按馬昭張融駁王肅猶未盡也荀子禮論有天下者七世穀梁傳天子七廟者彼皆周末人見時王制如此故據而言之禮記曰所說亦在周末故通言七廟且祭法云遠廟爲祧有二祧若如肅言從高祖順推其祖與父何云遠廟爲祧言遠廟者必世數隔絕非可以論序推也又大傳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故親廟之數視五服爲斷而小宗有四盡于高祖則遷未有宗遷于下而祖之五世六世猶儼然廟享也故祭法所云考廟皇考廟皇考廟顯考廟者四親廟也祖考廟則太祖也與二

祧爲七鄭義正出于此至嘗不刊王肅之說顯與祭法
乖謬然俗人多揞韋相鄭君之經訓而從劉歆王肅之
詭辯者緣僞古文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之語奉爲寶
符因此大惑不解尚書正義云鄭注王制艮由不見古
文故爲此謬說愚謂鄭于古文尚書逸禮無不貫通特
不知有僞古文耳不特鄭君自劉歆至于三國言廟制
者從未及之假正經有是文歆又何必引王制穀梁傳
小記文乎呂覽論大篇引商書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
夫之長可以生謀則商書正言五廟作僞者改竄其文
以欺世卽是王肅之徒無恥薄行假以排鄭學虞喜在

江左已受其欺通典引喜語云七廟不始于周伊尹已言七代之廟矣始見于東晉無怪乎遂臭之多也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書正義引王肅等以爲受命之主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非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以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按肅謂初基之王只是四廟卽與鄭義不殊若庶子王別立四親廟則漢哀帝明世宗正萬代所唾罵豈可以解經肅之不通如此蓋小記正文肅于此無從飾說也其七廟之說亦落單可憐矣然劉歆說又與王肅異肅意只是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無太

祖亦且立六廟晉宋齊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用肅說也劉歆直謂有天下者起便七廟歆義更非也後魏志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按王制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為限不過于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為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于四世有太祖乃得為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鄭注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為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

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巳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証又喪服傳云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之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注云謂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巳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又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爲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惟祀征西以

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世以前廟及于五玄孫已後祀止于四一與一奪名位未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土大啟河山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內雖應爲太祖而尚在禰位不可遠採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服之典博士盧觀議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祭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太傅清河王懌議太學乃其謬乎按此說殆無理取鬧

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按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今相國秦公初擕國廟惟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為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于魏為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亦祀四世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 按王延業雖僅為諸侯廟制其徵引實與鄭義相符江左浮華好承王肅北學獨宗鄭氏故周閔帝五廟隋唐始立四親廟皆承緒論

隋志梁武帝初為

梁公曹文思議天子受命之日便祭七廟諸侯始封卽祭五廟祠部郎謝廣等並駁之遂不施用通考九十二嘉祐七年仁宗將祔廟時僖祖至仁宗爲七世太祖太宗兄弟並列孫抃等以爲七世之廟援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請增爲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侍制司馬光以爲太祖以上之主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並昭穆爲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皆祀六世前世成

法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祀三昭三穆于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合符孫抃議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之時遂毀廟遷主三代未嘗如此乃存僖祖備七室按抃是議遂伏熙甯追尊始之萌俗說之害人必如此攷按自古通人之論則劉歆之說益不足據册府元龜五百九十四太常博士段顒議按疑義云天子立七廟或四廟蓋有其義也知四廟者從禰至高祖已上親盡故存四廟之禮又立七廟者緣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即于四親廟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所以有五廟六廟或七廟九廟之云如彼所言雖參雜九廟之說亦以四廟爲常數也

於殷太甲爲太宗

按無逸只作祖甲不言太宗此是劉歆傅會也正義引

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人間故云久爲小人魯世家集解馬融注與鄭同按馬鄭義是也祖甲若是太甲則周公當先述之豈得反在武丁之下又竹書紀年太甲在位十二年非三十三年（索隱引紀年同今本）僞孔傳與王肅步步依仿其解祖甲卽據劉歆之說以其世次顛倒復云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史記集解引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此則狼狽作奸鳥鼠同穴假孔安國以排鄭耳傳云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彼見經文無太宗之稱故移太宗爲祖尤爲妄

論故正義亦駁之也殷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王
鳴盛曰正義于此說已持之不堅足徵其妄又殷世三
十有九名中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
應有二帝俱稱祖甲
舉殷三宗卒宗無數也
無逸正義詔劉歆說亦云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
故稱中宗商頌烈祖序箋云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
中宗不竝鳥箋云殷王武丁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
爲高宗鄭但云表顯其行不謂廟不毀也正義云不毀
其廟故異義詩傳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

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公羊御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爲不毀也按鄭無駁者後來轶之不毀非鄭義也後魏志孝文詔曰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此之不明則嫌顔眞卿斷云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于是西漢有四宗東漢六宗而宋崇甯三年詔云萬世不祧者今已五宗宗數之濫矣若此豈成事體皆劉歆之妄啟之

大禘則終王

按頌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此即大禘終王之事父

雝序云禘太祖也經言相維辟公箋云雝雝然肅肅然

史大夫禹貢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

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大行人職九州之外蕃國

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然則新王喪畢而大禘同

軌畢至孝經云得萬國之歡心賓至初筵云百禮旣至

有壬有林是也

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

劉歆之意以爲有遷主無毀廟然毀廟著于經典喪大

記云句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鄭義以爲正寢云謂正寢

爲廟神之也據何公羊文二年傳毀廟之主謂親過高祖

休注直是廟非寢

毀其廟藏其主于太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穀梁傳文二年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集解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此則新死當歛羣廟主太廟時徹廟吉主將入廟而更新其室記傳雖異其義相連歆言無毀廟未悉古今制異耳古者廟是都宮壹棟相望故但徹其西北扉以示更新漢諸廟各居一處則不能不毀

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

小記注云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己爵加之嫌于卑之

劉歆博而篤矣

按歆所奏無一當于經義班氏父子並文士特振奇歆
之文詞浩博何嘗究理之是非者通考朱氏廟制曰韋
玄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爲是今亦未能決其
是非姑兩存之至于遷毀之序則昭常爲昭穆常爲穆
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于
左祧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
故廟卽當祔于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
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于
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元豐
議禮何洵直張璪以爲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

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于右墠立于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遞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爲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以上陸佃說　殊不知昭穆本以居廟之東西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爲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政使果然

亦爲夫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經墠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墠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百世不移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移而不害其尊于武王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于文王非謂之昭卽爲王考謂之穆卽謂考廟也且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于昭昭遷于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爲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于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應入之廟乎按自東京

以後爲同堂異室以右爲尊相次而下則新死者皆在穆廟矣然古制左昭右穆喪服小記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祭統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古無不中一而叙昭穆伹惑于近世乃謬爲父子之說朱氏辯之亦遇于煩矣

漢書疏證卷三十二上

浙江書局重刊

丁立誠校

吳士鎔校

高復祥校